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録舉人臣蔡齊明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忠義上

夏侯端　劉感　常達　羅士信

呂子臧　張道源族子楚金附　李公逸

張善相　李玄通　敬君弘　馮立

謝叔方　王義方　成三郎　尹元貞

高叡子仲舒崔琳附　王同皎周憬附

蘇安恒　俞文俊　王求禮

燕欽融郎岌附　安金藏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捨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不愆于素有若仲由之結纓鉏麑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

仁臨難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有終身之利隨市道者獲當世之榮苟非氣義不羣貞剛絕俗安能碎所重之支體狥他人之義哉則由麗信讓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況自有其臣乎即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叚秀實挺笏而擊元兇張廵姚誾之守城杲卿真卿之駡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今採夏侯端李憕已下附于此篇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之孫也仕隋為

大理司直高祖龍潛時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廼請端為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日滋端頻知玄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牀摇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實沉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強者先誅全才既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為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高祖深然其言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為吏所捕送於長安囚之高祖入京城釋之引入卧内與語極歡

授秘書監屬李密為王世充所破以衆來降闗東之地
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軍持節為河南
道招慰使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澶水濟河傳檄郡
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行次譙
州會亳州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並以所部
降於世充路遂隔絶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粮盡
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乃坐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
士因歔欷曰今王師已敗諸處並没卿等土壤悉皆從

僞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從卿有
妻子無宜効我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衆皆流
涕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士抱持之皆曰公
於唐家非有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死諸人與公
共事經涉艱危豈有害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潛行五
日餒死者十三四又為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端惟
與三十餘人東走採生豆而食之猶持節與之俱卧
起謂衆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

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賊猶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與之俱殞衆又不去屬李公逸為唐守杞州聞而勒兵迎舘之于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禮甚厚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吏部尚書端對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將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遺衣服因發路西歸解節旄懷之取竿加刃從閒道得

至宜陽初山中險峻先無蹊徑但冐履榛梗晝夜兼行從者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遇猛獸而死又半其餘至者皆鬢髮秃落形貎枯瘠端馳驛奉見但謝無功殊不自言艱苦高祖憫之復以為秘書監俄出為梓州刺史所得料錢皆散施孤寡貞觀元年病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粮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惟煮馬

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令其子襲官爵并賜田

宅

常達陜人也初仕隋為鷹揚郎將數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来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閲屍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悅以為統軍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尅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偽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為之屈舉指其妻謂

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瘦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瞋目視之貴怒抜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執仵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拜隴州刺史卒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中長白山賊王簿左才相孟讓來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

固請自効須陀謂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而上馬須陀壯而從之擊賊灘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搶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無攻逼者須陀因而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毎殺一人輙劓其鼻而懐之及還則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甚加歎賞以所乘馬遺之引置左右毎戰須陀先登士信為副煬帝遣使慰喻之又令畫工寫須陀士信戰陣之圖上于

内史及須陀為李密所殺士信隨裴仁基率衆歸於密署為總管使統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敗士信躍馬突進身中數矢乃陷於世充世充知其驍勇厚禮之與同寢食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邴元真等盡拜為將軍不復專重之士信恥與為伍率所部千餘人奔于穀州高祖以為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罵之者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至於堡下詐言從東都来投羅總管

因令嬰兒啼譟既而佯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擢授絳州總管封剡國公尋從太宗擊劉黑闥於河北有洺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經數日城陷為賊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聞而傷惜購得其屍葬之謚曰勇士信初為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已

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
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尅京
師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
之前後數輩皆為子臧所殺及煬帝被殺高祖又遣其
婿薛君倩賫手詔諭旨子臧乃為煬帝發喪成禮而後
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時朱粲新敗子臧率所
部數千人與元規併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

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若更遷延部衆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

郭湛改其所居為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臥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里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府戶曹參軍及平京城遣道源撫慰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高祖下書褒美累封范陽郡公後拜大理卿時何稠士澄有罪家口籍沒仍以賜之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豈近仁者之心乎皆捨之一無所取尋轉太僕卿後歷

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謚曰節道源雖歷職九卿身死日惟有粟兩石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族子楚金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部侍郎儀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則天臨朝歷

位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為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竟卒於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紳誡三卷並傳於時

李公逸汴梁雍丘人也隋末與族弟善行以義勇為人所附初歸王世充知其必敗遣間使請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為總管封陽夏郡公又以善行為杞州刺史世充遣其從弟辨率衆攻之公逸遣使請援高祖以其懸隔賊境未岀兵公逸乃留善行居守自入朝請援

行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送於洛陽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荅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世充怒斬之善行竟沒於賊高祖聞而悼惜封其子為襄邑縣公

張善相許州襄城人也大業末為里長每督縣兵逐小盜為衆所附遂據本郡歸於李密密敗以城歸國高祖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數攻之善相頻遣使請救兵既不赴城中糧盡自知必敗謂寮屬曰死當斬吾頭以歸世

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後城陷被擒送於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尋被害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黒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黒闥重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輙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

哀吾困辱故以酒食来相寛慰吾當為諸君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将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儁曾孫也武德中為驃騎将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玄武門加授雲麾将軍隐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

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
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
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
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
為翊衛車騎將軍託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
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
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

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宮潛為間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因伏地歔欷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死奉答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太宗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為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

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剌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於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

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胡戎愛而敬之如事嚴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禄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俄授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竟娶徵

之姪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己之言故也
轉太子校書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為儋州
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
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為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
浦而南浮必也行從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吴覆
舟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
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
俗荒梗義方名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之禮

清歌吹簫登降有序鑾輿大喜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来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擢為著作佐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悦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勑給事

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
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將加弾奏以問其母
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頗
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曰臣聞春鸎鳴於獻歲蟋蟀
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
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
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
隕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府枉叙

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光武失之於逢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萬邦蠻陬夷落猶懼疎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

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王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
履霜堅氷積小成大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寃氣於幽泉
誅姦臣於白日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
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
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
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
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
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

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軽迴天轉日之威方
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届節玉露啓塗霜簡
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
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毁辱大臣言詞不遜左
遷萊州司户參軍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毋卒遂不
復仕進總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筆海十卷文集十卷
門人何彦光員半千為義方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半
千者齊州全節人也事義方經十餘年博渉經史知名

河朔則天時官至天官侍郎撰三國春秋二十卷行於代自有傳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為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為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於江都賊黨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

將軍謚曰勇時曲阿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
尹元貞者瀛州河間人也在曲阿聞敬業攻陷潤州率
兵赴援及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己將加任
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尋遇害敬業平贈潤州刺
史謚曰壯
高叡雍州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熲孫也父表仁穀州
刺史叡少以明經累除桂州都督尋加銀青光禄大夫
轉趙州刺史封平昌縣子聖歴初突厥默啜來冦叡嬰

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甚急遂潛謀應賊畝覺之將自殺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喻諸縣未降者畝竟不從遂為所殺初賊將至州境或謂畝曰突厥所向無前百姓喪膽明公力不能禦不若降之畝曰吾為天子刺史不戰而降其罪大矣則天聞而深歎息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及賊退唐波若伏誅家口籍沒因下制曰故趙州刺史高畝狂賊既至死節不降長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歸賊高畝已加褒贈波若等身死破家

賞罰既行須敦懲勸宜須示天下咸使知聞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庶子卒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侍中駙馬都尉寬之曾孫其先自琅邪仕江左陳亡徙家河北同皎長安中尚皇太子

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暉等討張易之兄弟也遣同皎與右羽林將軍李多祚迎太子於東宮請太子至玄武門指麾將士太子初拒而不許同皎諷諭切至太子乃就駕以功授右千牛將軍封琅邪郡公賜實封五百户及郡主進封為公主拜同皎為駙馬都尉尋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光禄卿神龍二年同皎以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為逆亂乃招集壯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刼殺三思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具以其

計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書郎李悛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擁兵詣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于都亭驛前籍沒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莫不寃之睿宗即位令復其官爵執冉祖雍李悛並誅之初與同皎叶謀有武當丞周憬者壽州壽春人也事既洩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儻神道聰明應知周憬忠而死也韋后亂朝寵樹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也可懸吾頭

於國門觀其身首異門而出其後皆如其言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也博學尤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曰陛下欽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是其族親旦舉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

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臣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令年尚幼小未嫺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

大哉疏奏則天名見賜食慰諭而遣之長安二年又上
疏曰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
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執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
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機殷廣令陛下兼知其事雖
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間陛下骨肉之恩
阻陛下子母之愛忘臣謂聖情以運祚將喪極斯大節
天下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
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

庶陛下雖納隍軫念亦罔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戢宸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唯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秉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隂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膺其謳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

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
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
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顔
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
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
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機務自怙聖
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

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稍輟萬幾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疏奏不納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安恒又抗疏申理之曰臣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為君王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冤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

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總萬幾博採謀
猷旁求俊乂故海内以陛下為之主矣暮年以來怠於
政教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
之内以陛下為受佞之主矣邪正莫辯訴訟含寃豈陛
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
檢校太子右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亷直有
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為龜鏡踐邪佞之
路者嫉元忠若仇讐麟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

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飲氷懐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荅恩造不謂谿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代之法汙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内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姦宄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賊虜強盛徵斂煩重以臣言之萬姓

不勝其弊況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良善賞刑失中
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則窺覘得失以為邊郡之
患百姓因之即結聚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
黨叩闕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
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
今為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
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
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翦其羽翼

無使權柄在手驕横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悺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疎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絶伏願陛下暫垂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疏奏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殺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彦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保護以免安恒神龍初為集藝舘内教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或言安恒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知其寃下制曰故蘇安恒文

學基身鯁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構奄
從非命興言軫悼用側於懷宜贈寵章式旌徽烈可贈
諫議大夫時又有俞文俊王求禮亦以直言見稱
俞文俊者荆州江陵人則天載初年新豐因風雷山移
乃改縣名為慶山四方畢賀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
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
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
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

側身修德以荅天譴不然恐殃禍至矣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

王求禮者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為左拾遺時武懿宗統兵討契丹畏懦不敢進及賊平懿宗奏滄瀛等數百家從賊請誅之求禮廷折之曰此等素無武備城池不完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素有背叛之心也懿宗擁強兵數十萬聞賊輒退使其滋蔓又欲移罪於草澤詿誤之人豈為臣之道臣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

能荅則天遂寛脅從者之罪後都城三月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以為瑞雪率羣官表賀求禮曰公為宰相不能爕理陰陽非時降雪又將災而為瑞誣罔視聽若以三月雪為瑞雪即臘雷亦為瑞雷耶味道不從求禮累遷左臺殿中侍御史神龍初為衛王掾病卒

燕欽融洛州偃師人也景龍末為許州司户參軍時常庶人干預國政盛封拜羣從子弟又與悖逆庶人及駙馬都尉武延秀中書令宗楚客等將圖危宗社欽融連

上奏其事庶人大怒勸中宗召欽融廷見撲殺之宗楚客又私令執法者加刃欽融因而致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許州司户叅軍燕欽融先陳忠讜頗列章奏雖干非其位而進不顧身永言奄亡誠所傷悼方開諫路宜慰窀穸可贈諫議大夫仍令備禮改葬特授一子官先是定州人郎岌亦備陳韋庶人及宗楚客將為逆亂之狀中宗不納而韋庶人勸杖殺之睿宗即位追贈諫議大夫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初為太常工人載初年則天稱制
睿宗號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內侍范雲仙並以私謁
皇嗣腰斬自此公卿以下並不得見之唯金藏等工人
得在左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
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惟金藏確然無辭
大呼謂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
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絶而
仆則天聞之令轝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

為綠縫合傳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難金藏神龍初丧母寓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勑旌表其門景雲中累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追思金藏忠節下制褒美擢拜右驍衛將軍乃令史官編次其事開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國公仍於東岳等諸

碑鐫勒其名竟以壽終贈兵部尚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忠義下

程千里　袁光庭　邰真　符璘

趙曄　石演芬張名振附　張伾

甄濟　劉敦儒　高沭　賈直言

庾敬休　辛讜

李憕太原文水人父希倩中宗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為咸陽尉時張說自紫微令燕國公出為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洺州劉行善相人說問寮寀後誰貴達行乃稱憕及臨河尉鄭巖說

乃以女妻巖妹婿陰行真女妻於嶝及說為并州長史
太平軍大使引嶝常在幕下九年入為相嶝又為長安
尉屬宇文融為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
業宇文順于孺卿李宙及嶝為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
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嶝驟歷兵吏部郎中給事中
嶝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二十八年為河南
少尹時蕭炅為尹依倚權貴涖事多不法嶝以公直正
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甑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

往来嵩山求請無度憕必挫之炅及皦生患之而構於朝廷天寶初出為清河太守十一載累轉河南太守本道採訪謁於行在所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十四載轉光禄卿東京畱守判尚書省事其載十一月安禄山反於范陽人心震懼玄宗遣安西節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為將召募於東京以禦之憕與畱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侵逼遷憕禮部尚書依前畱守自逆徒發范陽至渡河令嚴覘候計絶

及渡河陷陳留滎陽二郡殺張介然崔無詖數日間已至都城下祿山所統皆蕃漢精兵訓練已久常清之衆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戰及兵交之後被鐵騎唐突飛矢如雨皆魂慴色沮望賊奔散憕謂弈曰吾曹荷國重寄誓無避死雖力不敵其若官守何弈亦便許願守夲司於是憕居留守宅弈獨居臺中及常清西奔祿山領其衆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殺掠數千人箭及宮闕然後住居於閑廐中令擒憕及弈判官蔣清等三人害之以威

於衆祿山傳憕奕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平原太守顔真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瘞之以聞玄宗贈憕司徒仍與一子五品官奕武部尚書崔無詖工部尚書各與一子官蔣清文部郎中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脩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為少府監田產亞於憕憕有子十餘人二子為僧與憕同遇害二子彭源存焉源時年八歲為賊所俘轉

從流離凡七八年及史朝義走河北洛陽故吏有義源者贖之於民家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叅軍轉司農寺主簿以父死禍難無心祿仕誓不昏妻不食酒肉洛陽之北惠林寺憕之舊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齋戒人未嘗見其所習先穴地為墓預為終制時時偃仰於穴中長慶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畱守贈司徒忠烈公李憕之少子天與忠孝嗣玆貞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

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暨於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憕之墅也寺之正殿即憕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登踐隨僧一食已五十年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貞節棄於清朝臣竊為陛下惜之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為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云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噬吞河洛贈司徒忠烈公憕處難居首正色受屠兩河間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到今稱之其

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于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于太
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入于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
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警澆
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兹四者大儆于時是用擢自衡
門立於文陛處以諫職異聞讜言仍加印紱式示光寵
可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仍勅河南尹差官就所居
敦諭遣發穆宗尋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匹
往洛陽惠林寺宣賜源受詔對中使苦陳疾甚年髙不

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告服色絹皆辭不受竟卒於寺彭以一子官累歷州縣令長子宏仕官愈卑生三子景讓景莊景温自元和後相繼以進士登第景讓太和中為尚書郎出為商州刺史開元二年入朝為中書舍人二年十月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四年入為禮部侍郎五年選貢士李蔚後至宰相楊知退為尚書大中朝為襄州刺史山南道節度使入為吏部尚書十一年轉御史大夫景讓有大志事親以孝聞正色立

朝言無避忌為大夫時宣宗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
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
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
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國允謂
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則前例所無縱有
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以防微大凡人情於外
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
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

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服小功五
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
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西漢有呂氏
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簒殆革唐命皆非一朝
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
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
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
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願陛

下處於堯舜之上義軒之列所以甘心冐鑕伏進危言

優詔報之乃罷丙日景讓復為吏部尚書卒謚曰孝景

温登第後踐歷臺閣咸通中自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景莊亦至達官

張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謹慎善籌算為郡

守在河隴及天寶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為

節將並委以營田支度等使進位衛尉卿仍兼行軍司

馬使如故及加銀青光禄大夫帶上柱國因入奏稱旨

特加賜賚介然秉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
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玄宗
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停當别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
絹五百匹令宴集閭里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
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薦為少府監安禄山將犯河洛以
介然為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陳留水陸所湊邑居萬
家而素不習戰介然至任數日賊已渡河雖率兵登城
兼守要害虜騎十萬所過殺戮煙塵亘天彌漫數十里

介然之衆聞吹角鼓譟之聲授甲不得氣已奪矣故至覆敗初玄宗以禄山起逆於河南要路懸牓以購其首又諭已殺其子慶宗等禄山入陳留北郭安慶緒見牓白於禄山禄山於輿中兩手撫胸大哭數聲曰我有何罪已殺我兒便縱凶毒前有陳留兵將降者向萬人行列於路禄山命其牙將殺戮皆盡流血如川乃斬介然於軍門禄山氣乃稍解頓軍於陳留郭下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鎮之十五載玄宗贈介然工部尚書與一子

五品官

崔無詖者京兆長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常庶人之舅景龍中衛尉卿時中書令酇國公蕭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顧勑亡先女冥婚韋庶人亡弟無詖婚至忠女后為女家中宗為兒家供擬甚厚時人為之語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及韋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詖坐累久貶在外開元中為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為新都尉與之歡甚國忠因事引用之累轉陝郡太守少府監

滎陽郡太守安祿山率衆南向無詖名募拒之及賊陷
陳留郡後凶威轉盛戈矛鼓角驚駭城邑兩宿及滎陽
乗城自墜如雨故無詖及官吏盡為賊所虜賊以其將
武令珣鎮之
盧奕黄門監懐慎之少子也與其兄奐齊名大腹豐下
眉目疎朗謹愿寡慾不尚輿馬克已自勵開元中任京
兆司録叅軍天寳初為鄠縣令兵部郎中所歴有聲皆
如奐之所治也天寳八載轉給事中十一載為御史中

丞始懔慎及奐並為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時人美之奕留臺東都又分知東都武部選事十四載安禄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所執與李憕同見害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太常議謚博士獨孤及議曰盧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陷没于時東京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争其肉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策高足争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義不

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感
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栗奕不變其色而北向辭君
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
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
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及以為不然勇者徇而忠者守必
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
昔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食焉不
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

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史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禄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悝奕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於保姆逆黨兵威甚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

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身歷官一十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從之

蔣清者故吏部侍郎欽緒之子舉明經調補太子校書郎䇿縣丞盧奕畱之憲府清與諸兄溢演沇知名于時奕之被害清亦死焉

顔杲卿琅邪臨沂人世仕江左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

侍郎修文館學士齊亡入周始家關內遂為長安人焉曾伯祖師古貞觀中秘書監自有傳曾祖勤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王侍讀父元孫垂拱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劉奇牓其詞策文現俊拔多士聳觀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杲卿以蔭受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為魏州録事叅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天寶十四載攝常山太守時安禄山為河北河東採訪使常山在其部內其年十一月禄山舉范陽之兵詣闕十二月

十二日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遂寇潼關即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為平原太守初聞祿山逆謀陰養死士招懷豪右為拒賊之計至是遣使告杲卿相與起義兵掎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内丘丞張通幽等謀開土門以背之時祿山遣蔣欽湊高邈率衆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隷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

夜欽湊至舍之於傳舍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叅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以欽湊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交濟也是夜稾城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蒲城即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高邈之騎從數人至稾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紿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擒而縶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還

郡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賈深張通幽翟萬德函欽
湊之首械二賊送於京師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留泉
明賈深等寢杲卿之表承業自上表獻之以為己功玄
宗不之知擢拜承業大將軍牙官獲賞者百數玄宗尋
知杲卿之功乃加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為常
山太守賈深為司馬杲卿既斬賊將收兵練卒乃檄告
河北郡縣言朝廷以榮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哥舒翰
為副統衆三十萬即出土門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

近響應時十五郡皆為國家所守時安禄山遣使傳李
憕盧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殺賊使収藏憕等首
清池尉賈載亦斬偽署景城守劉玄道傳首於平原饒
陽郡守盧全誠亦據郡舉兵會於真卿時常山平原二
郡兵威大振禄山方自率衆而西已至陜聞河北有變
而還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衆渡河十五年正月思明
攻常山郡城中兵少衆寡不敵禦備皆竭其月八日城
陷杲卿履謙為賊所執送於東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

諸郡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為
賊守禄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為
判官遂得光禄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
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報曰我世為唐臣常守忠義
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
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禄山
怒甚令縛於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絶
大罵不息是日杲卿幼子誕姪詡及袁履謙皆被先截

手足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噴其面因加割臠路人見之流涕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儀之師自土門東下復收常山郡杲卿履謙等妻女數百人繫之獄中光弼破械出之令行喪服給遣周厚至德二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史思明以河朔歸國時眞卿為蒲州刺史乃令泉明於河北求訪血屬杲卿妹先適故榆次令張景僭妹女流落賊中泉明一女亦落賊中俱索購錢三萬泉明悉索所費購姑女而還比復納購己女遂失而袁履謙己

下父之將吏妻子奴隸三百餘人轉徙賊中窮窘無告泉明悉以歸蒲州貞卿贍給久之隨其所詣而資送之泉明求其父屍於東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無一足即日與履謙之屍各為一柩扶護還長安初履謙妻疑夫柩殮衣儉薄發棺視之一與杲卿等履謙妻號踊感歎待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義如此乾元元年五月詔曰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顔杲卿任彼専城志梟

狂虜艱難之際忠義在心憤羣凶而慷慨臨大節而奮發遂擒元惡成此茂勳屬胡虜憑陵流毒方熾孤城力屈見陷寇讐身沒名存實彰忠烈夫仁者有勇驗之於臨難臣之報國義存於捐軀嘉其死節之誠未備飾終之禮可贈太子太保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縚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縣主女弟為廢太子瑛妃愿坐宮廢貶官禄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炅奏用愿為潁州太守本郡防禦

使時賊已陷陳畱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頴川當其
来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龎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
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
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
無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鋭卒併攻為木驢木鵝雲
梯衝棚四靣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
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乗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
將吏解之或說禄山曰薛愿龎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

屠之不祥乃縶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堅武德功臣玉之玄孫初娶邠王守禮女建寧縣主魯炅奏為潁州郡長史兼防禦副使

張巡蒲州河東人兄曉開元中監察御史兄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聰悟有才幹舉進士三以書判拔萃入等天寶中調授清河令有能名重義尚氣節人以危窘告者必傾財以恤之祿山之亂巡為真源令說譙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為拒賊之勢時吳王祇為靈昌太守奉詔

紀率河南諸郡練兵以拒逆黨濟南太守李隨副之巡
與單父尉賈賁各召募豪傑同為義舉時雍丘令令狐
潮欲以其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仆之
於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鬬而反接者自觧其
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衆入雍丘殺潮妻子嬰
城守備吳王祗承制授賁監察御史數日賊來攻城賁
出鬬而死巡乃合賁之衆城守令狐潮引賊將李廷望
攻圍累月賊傷夷大半禄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

壘以絶餉路自是内外隔絶又相持累月賊鋒轉熾城中益困時許遠為睢陽守與城父令姚誾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禄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頴川許遠守睢陽皆孤城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自拔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至徳二年正月也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圍既久城中粮盡易子而食析骸

而變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援於進明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淩逼重圍半年食

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令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啖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危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恤之心夫忠臣義士之所為豈宜如此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囓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霽雲旨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

月城陷巡與姚誾南霽雲許遠皆為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戍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為鬼誓與賊為厲以荅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眥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為我用

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誾霽雲同被害唯許遠執送洛陽姚誾者浹州平陸人故相梁國公崇之姪孫父弇開元初歷處州刺史誾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尉城父令與張廵素相親善以守睢陽之功至德二年春加檢校尚書侍郎賈賁者故閬州刺史璿之子也

許遠者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陽公敬宗龍朔中宰相自有傳遠清幹初從軍河西為磧西支度判

官章仇兼瓊鎮劒南又辟為從事慕其門欲以子妻之
遠辭兼瓊怒積他事中傷貶為高要尉後遇赦得還禄
山之亂不次拔將帥或薦遠素練戎事玄宗召見拜睢
陽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禦使及賊將尹子奇攻圍
遠與張廵姚誾嬰城拒守經年外救不至兵粮俱盡而
城陷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之客省
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初賀蘭進明與
房琯素不相叶及琯為宰相進明時為御史大夫琯奏

用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虢
王巨復用靈昌太守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兼御史
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虢王巨受代之時盡將部曲而
行所留者揀退羸兵數千人劣馬數百匹不堪扞賊叔
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敵不受進明
節制故南霽雲之乞師進明不敢分兵懼叔冀見襲兩
相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乖經制
也

程千里京兆人身長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磧西募人累以戎勲官至安西副都護天寶十一載授御史中丞十二載兼北庭都護充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先率衆内附隸朔方軍玄宗賜姓名曰李獻忠李林甫遥領朔方節度用獻忠為副將後有詔移獻忠部落隸幽州獻忠素與禄山有隙懼不奉詔乃叛歸磧北數為邊患玄宗憤之命千里將兵討之十二載十一月千里兵至磧西以書喻葛禄令其相應獻忠勢窮歸

曷禄部曷禄縛獻忠并其妻子及帳下數千人送之千里飛表獻捷天子壯之十三載三月千里獻俘於勤政樓斬之於朱雀街以功授右金吾衛大将軍同正仍留佐羽林軍禄山之亂詔千里於河東召募充河東節度副使雲中太守十五載正月遷上黨郡長史特進攝御史中丞以兵守上黨賊来攻城屢為千里所敗以功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九月賊将蔡希德圍城數以輕騎挑戰千里恃其驍果開

懸門率百騎欲生擒希德勁騎摶之垂將擒而希德救
兵至千里欲騎而退橋壞墜坑反為希德所執仰首告
諸騎曰非吾戰之過此天也為我報諸將士不可失帥
不可失城軍人聞之泣下晝夜嚴兵城守賊竟不能拔
千里至東都安慶緒捨之偽署特進囚之客省及慶緒
敗走為嚴莊所害其年十二月上御丹鳳樓大赦節文
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烈士徇義雖沒如存其李憕盧
奕袁履謙張巡許遠張介然蔣清龎堅等即與追贈訪

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恤自是赦恩無不該於
節義而程千里終以生執賊庭不沾襃贈
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為伊州刺史禄山之亂西
北邊戍兵入赴難河隴郡邑皆為吐蕃所拔唯光庭守
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如一
及矢石既盡粮儲並竭城將陷没光庭手殺其妻子自
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邵真者恒州節度使李寶臣之判官也累加檢校司封

郎中兼御史中丞專掌文翰寶臣深所信任寶臣死其
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己田悅遣人說惟岳同叛真泣
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國厚恩大夫縗絰之中遽欲違
命同鄰道之惡違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
絶之又恐速禍正己稍遠絶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
徐思其宜執正己使送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
之忠而旌節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胡
震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將吏會議長史畢華曰先

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令執其來使送於京師大善脫未為朝廷所信正已兵強忽兼襲城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絕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辭廣嗣詣河東節度馬燧軍求保薦田悅屯兵束鹿聞其謀遣人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真朝廷聞而嘉之贈戶部尚書

符璘者田悅之將初馬燧李抱真李艽等破田悅於洹

水燧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為河南諸軍所逼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遂悉其衆降於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實封一百户璘父令奇初為悅部將至是因璘之出遂令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令奇大呼慢罵之悅族其家贈令奇户部尚書

趙曄字雲卿鄧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貞觀中主客

員外郎德言曾孫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暐志學善屬文開元中舉進士連擢科第補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評事貶北陽尉移雷澤河東二丞河東採訪使韋陟以暐履操清直頗推敬之表為賓僚陟罷陳晉採訪使郭納復奏暐為支使及安禄山陷陳留因沒於賊時有京兆常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賊軍遇害常被逆賊沒入為婢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兄弟也暐哀其寃抑以錢贖之俾其妻置之別院厚供衣食而暐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復

東都曄以家財資給而訪其親屬歸之識者咸重焉乾
元初三司議罪貶晉江尉數年改録事叅軍徵拜左補
闕未至福建觀察使李承昭奏為判官授試大理司直
兼監察御史試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入為膳部比郎
二員外膳部倉部二郎中秘書少監曄性孝悌敦重交
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
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顔柳陸
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而曄早擅高名在宦

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需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既散曹俸禄单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没服名檢者為之歎息建中四年冬涇原兵叛𨻶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追贈華州刺史子宗儒别有傳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為朔方邠寧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李懷光養為子累至右武鋒都將時懷光軍屯三橋將與朱泚通謀演芬乃使門客郜成義密疏且言懷光無狀請罷其總統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

言告懷光子璀璀密告其父懷光乃名演芬責之曰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為腹心公上負天子安可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為賊死常分也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斷其頸德宗追思義烈贈兵部尚書仍賜錢三百千又捕得郜成義于朔方戮之先是詔賜懷光鐵劵懷光奉詔倨慢左都将張名振大呼軍門曰太尉見賊不擊天使到不迎固

將反耶且安史兩賊僕固懷恩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
資忠義之士立功勲耳懷光聞之名謂曰我不反為賊
強盛須蓄鋭俟時耳無幾懷光引軍入咸陽名振曰公
乃言不反今此來何也何不急攻朱泚收復京城以圖
富貴懷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殺之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伾度兵力不
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
士多死傷粮儲漸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激士

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誓為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與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洺州刺史在州十餘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詔未至病卒貞元二十一年贈尚書右僕射有子重政軍吏欲立為郡將重政母徐氏固拒不從詔曰前昭義軍洺州行營

衛前兵馬使大中大夫試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勲力惟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常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羣小扇惑誘以奇計俾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戎不為利回成其先志於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軍政又安行義昭著念兹名節感歎良深宜洽恩榮俾弘激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由於權奪式章憲府式示兼崇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子詹事兼

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使與要職事任使又詔曰張
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閥行表柔明懷正家
之美有擇鄰之識頃當變故曾不詭隨保其門宗訓成
忠孝雖圖史所載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獎用特彰
母儀之德俾崇封國之榮可封魯國太夫人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少孤天寶中隱居
衛州青岩山人伏其操行約不畋漁採訪使安禄山表
薦之授試大理評事充范陽郡節度掌書記天寶末安

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衛縣令齊玘誠信可托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弟憕密求羊血以為備至夜偽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及祿山反使偽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掞等二人封刀來名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掞持刀而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歎欷嗟歎之曰李掞退以實病報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至縣強舁至東都安國觀經月餘代宗収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館之於三司使令受偽命官

瞻望以媿其心授秘書郎轉太子舍人竇應初拜刑部
員外郎魏少遊奏授著作郎兼侍御史終於襄州元和
中襄州節度使袁滋奏其節行詔曰符風樹節謂之立
名歿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
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當因辟名亦佐戎府
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屨危機覩逆亂之潛萌不從脅
汚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
彝典追加命秩以奬忠魂可贈秘書少監

劉敦儒開元朝史官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敦儒母有心疾非日鞭人不安子弟僕使不勝其苦皆逃遁他處唯敦儒侍養不怠體常流血及母亡居喪毀瘠骨立洛中謂之劉孝子元和中東都留守權德輿具奏其至行詔曰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赵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用弘勸奬而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

高沐渤海人父憑從事於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憑密遣使奏賊中事狀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己盜有曹濮憑遂陷於賊數年卒沐貞元中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置爲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每謀不順沐與同列郭昈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諭之前後說師道爲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皆爲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血誠憂尚書家事反爲高沐輩所嫉尚書柰何不惜十二

州之城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繇是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林英因奏事至京遍邸吏密報師道云高沐潜有誠款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構成之沐遂遇害於遷所而囚郭昈於萊州其血屬皆徙遠地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將李英曇乘其懼也說師道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為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逐英曇

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以
伏順為賊所惡李文會呼為高沐之黨沐遇害承寵等
同被囚放郭旰名亞於沐雖不死備嘗困辱矣及劉悟
平賊遽名李公度執手歔欷旣除滑州節度首辟旰及
公度為從事元和十四年四月詔曰圖難忘死為臣之
峻節顯忠旌善有國之令猷日者妖竪叛亂侮我朝章
而濮州刺史高沐刼在凶威潛輸忠款諷其不庭之咎
將冀革心數其煮海之饒聿求利國伏奏必陳於逆節

漏師常破其陰謀竟以盜憎遂死王事歿而不朽風聲凜然式表漏泉之澤且彰勁草之節可贈吏部尚書仍委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若有子孫具名聞奏

賈直言者父道沖以伎術得罪貶之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仆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躄後從事於李師道師道不恭朝

命直言冐刃説者二輿櫬説者一師道訖不從及劉悟
斬師道節制鄭滑得直言於禁錮之間又嘉其所為因
奏置幕中後遷於潞亦與之俱行悟纖微乖失直言必
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聞於朝穆宗以諫議大夫徵之
悟拜章乞畱復授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依前充昭
義軍行軍司馬悟用其言終身不虧臣節後歷太子賓
客元和九年三月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其先南陽新野人祖光烈與仲弟光先

禄山廹以偽官皆潛伏奔竄光烈為大理少卿光先為吏部侍郎父河當賊泚盜據宫闕與季弟倬逃竄山谷河終兵部郎中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俄遷禮部員外郎入為翰林學士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郎權知吏部選事遷吏部侍郎上將立魯王為太子慎選師傅改工部侍郎兼魯王

傳奏劒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錢舊例委度支巡院勾當榷税當司於上都召商人便換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取其穩便遂奏請茶税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於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當收管諸色錢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官李濆專往與德裕遵古商量制置續具奏聞從之又奏兩川米價騰踊百姓流

亡請糴兩川闕官職田禄米以救貧人從之再為尚書左丞太和九年三月卒於家敬休姿容温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邇聲色著諭善録七卷贈吏部尚書

辛讜故太原尹雲京之孫壽州刺史晦之猶子也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佳難之志咸通十年龎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劒挐小艇

趨泗口貫城栅入城見㴝㴝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
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為人何遽至耶吾無
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於洪源驛相顧不前讜
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
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
衆我寡無宜輕擧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劒瞋目謂公弁
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
更欲何為不惟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

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弁
厚夲持之讜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為之流涕厚夲義
其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栅大呼由水
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
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運
塘驛慆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
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賫慆書幣
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

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鐵鏁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伏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讜無子猶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廣陵每出城則書二姓名謂㴞曰志之得嗣為幸㴞益感之賊平授讜泗州團練判官侍御史㴞遷鄭滑節度讜亦從之為賓佐㴞卒乃退歸江東以隱居為事

贊曰獸解觸邪草能指佞烈士狥義見危致命國有忠臣亡而復存何以喪邦姦邪受恩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考證

李憕傳二子為僧與憕同遇害〇臣酉按新書云憕十餘子江涵渢瀛等同遇害惟源彭脱舊書為僧下當有脱文

盧奕傳與其兄奂齊名〇奂誤逸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至九下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録舉人臣蔡齊明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孝友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宋興貴 張公藝附

王君操周智壽 智爽 許坦 王少玄　趙弘智　陳集原

元讓　裴敬彝　裴守真子子餘　李日知

崔沔　陸南金 弟趙壁　張琇 兄瑝

梁文貞 李處恭 張義貞 呂元簡附　崔衍　丁公著

羅讓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夫善於父母必能隱身錫類仁惠逮于胤嗣矣善於兄弟必能因心廣濟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於君施於有政承上而順下令終而善始雖蠻貊猶行焉雖窘迫猶亨焉自昔立身揚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前代史官所傳孝友傳

多錄當時旌表之士人或微細非衆所聞事出閭里又難詳究今錄衣冠盛德衆所知者以爲稱首至於州縣薦飾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勸世者亦載之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也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最髙孝端方之爲劣鄉族爲之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頗涉經史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

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知本貞觀初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知本孫頊開元中為給事中楊州刺史知隱孫顒有文詞亦歷給事中太保少卿從祖兄弟凡為給事者四人

張志寛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毁骨立為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為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為里正詣縣稱母疾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

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也累代義居兄弟雖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人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鳥鶵交置諸巢中令羣鳥鬬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禽鳥尚不

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别後月餘方知其計中
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耳名諸昆弟哭以告
之是夜棄其妻更與諸兄弟同居處情契如初屬盜起
閭里依之為堡者數百家因名為義成堡武德七年深
州别駕楊弘業造其第見有六院唯一飼子弟數十人
皆有禮節咨嗟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又有宋興貴
者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矣
髙祖聞而嘉之武德二年詔曰人禀五常仁義為重士

有百行孝敬為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尚
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偽薄修身克己事資誘勸朕恭膺
靈命撫臨四海愍兹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操雍和
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弘
長名教敦勵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門閭蠲
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興貴尋卒鄆州壽張人張
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
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

貞觀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王君操萊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鬬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嵗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其無復讐之志遂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剖腹取其心肝噉食

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讐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寃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周智壽者雍州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為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

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讐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衢路流血徧體又收智爽屍舐取智爽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為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博州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為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

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霑父骨即滲入焉
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體
病瘡歷年方愈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參軍
趙弘智洛州新安人後魏車騎大將軍肅孫父玄軌隋
陜州刺史弘智早喪母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史記漢
書隋大業中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應詔
舉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初與秘書丞令狐
德棻齊王文學袁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轉太子

舍人貞觀中累遷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為萊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俸禄皆送于兄處及兄亡哀毁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姪以慈愛稱稍遷太子右庶子及宫廢坐除名尋起為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轉陳王師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名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學士等難問相繼弘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覩然孝之

為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
道之為大也顧謂弘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
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奏獻帝甚悅賜綵絹二百匹名馬
一疋尋遷國子祭酒仍為崇賢館學士四年卒年八十
二謚曰宣有文集二十卷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也代為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
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

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承侍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聖歷中中宗居春宮召拜太子

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
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
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鳥巢於墳
樹子通弟兄八人復以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
今稱為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
宗族咸重之號為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為河北
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為內黃令為部人所訟敬彝詣

臨論其究臨大竒之因令作詞賦智周事得釋特表薦
敬𢑱補陳王府典籖智周在官暴卒敬𢑱時在長安忽
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輙然不安今
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感乎遂請急還倍道
言歸果聞父喪羸毁逾禮事毋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
監察御史時毋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𢑱
每肩輿之以候毋焉及毋卒特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
轝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

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裴守眞絳州稷山人也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也
父眘大業中爲淮南郡司戸屬郡人楊琳田瓚據郡作
亂盡殺官吏以眘素有仁政相誡不許驚害仍令人護
送眘及妻子還鄉貞觀中官至鄭令守眞早孤事母至
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復事寡姊及兄甚謹閨
門禮則士友所推初舉進士及應八科舉累轉乾封郡
屬永淳初關中大饑守眞盡以祿俸供姊及諸甥身及

妻子麤糲不充初無倦色尋授太常博士守真尤善禮儀之學當時以為稱職高宗時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之事守真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禮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

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又神功破陣樂功成慶
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真又議曰竊唯二舞肇興
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
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博記未有皇王
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
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别申嚴
敬臣等詳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時並從守真議
會高宗不豫事竟不行及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

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鮑素等討論舊事創為之當時稱為得禮之中守真天授中為司府丞則天特令推究詔獄務存平恕前後奏免數十家由是不合旨出為汴州司錄累轉成州刺史為政不務威刑甚為人吏所愛俄轉寧州刺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數千人長安中卒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春

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時涇岐
二州有隋代蕃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奏悉没
為官戶奴婢仍充賜口以給貴𫝊子餘以為官戶承恩
始為蕃戶又是子孫不可抑之為賤奏劾其事時履温
依附宗楚客等與子餘廷對曲直子餘詞色不撓履温
等詞屈從子餘奏為定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政存寬
惠人吏稱之又為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禄大夫十四
年卒謚曰孝子餘居官清儉友愛諸兄弟兄弟六人皆

有志行次弟巨卿衛尉卿耀卿别有傳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寛平無寃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神龍初為給事中日知事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取急調侍數日而鬢髪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葬發

引吏人賫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殞絶久之乃蘇
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廵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將聞
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黄門
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徃臨幸從官皆預
宴賦詩日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曰所願暫思居者逸莫
使時稱作者勞論者多之景雲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轉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
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許之初日知

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飾裝將出居别業妻驚曰家産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之日及歸田園不事産業但葺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讌開元三年卒初日知以官在權要諸子弟年纔總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為失禮之中卒後少子伊衡以妾為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玄孫也自博陵徙

闗中世為著姓父皚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凖諲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渾主簿秩滿調選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此今之郄詵也特表薦擢為左補闕累遷祠部員外郎沔為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由是改為

虞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宋宣遠恃盧懐慎之親頗犯法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禄少卿彝留司東都頗通賔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轉為著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為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毁逾禮常於廬前受弔賔客未甞至於靈座之室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甞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

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為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為懐禄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悦焉尋出為魏州刺史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歴秘書監太子賓客二十四年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及服制之紀太常卿韋縚奏請加宗廟之奠每坐籩豆各十二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

請加至祖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大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罇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

可測也祭禮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
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
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
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
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則節制之
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
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
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

晉時常食不復純用禮經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来祭致逺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曷增虔誠其進貢珍

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詳名目編諸甲
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
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
於㽅㽅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
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
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
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
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

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可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

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
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
請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袒免者竊聞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
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
之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亡愛敬宜
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
此先王不易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

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禮先亡矣往修新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
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
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誡哉開元初補闕
盧履氷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于時羣議紛拏
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明特降
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
福史圖異議竊所未詳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

伯成禮部員外郎楊沖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俄又令中書門下參詳為定於是宗廟之典籩豆每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為小功舅母加緦麻堂姨至祖免餘依舊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
陸南金蘇州吳郡人也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隋末為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不平之謂士季曰隋

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請因其啟事便加手刃事頗洩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為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尋卒南金初為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弔賓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為讐人所發詔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逮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

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壁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上嘉其友義並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南金頗涉經史言行修謹左丞相張說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欽重之累轉庫部員外郎以疾固辭不堪繁劇轉為太子洗馬卒年五十餘

張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審素為嶲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軍中贓罪敕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

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刼對汪殺告事者脇汪令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瑝雖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爲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讐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爲捕者所獲時

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讎上以為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之成復讎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諠議故須告示乃下敕曰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欵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為父復讎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盖以濟人期

於止殺各申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
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曽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
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瑝琇既死士
庶咸傷愍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
義井并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
數所其為時人所傷如此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比迴而父母皆卒文貞
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為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

廬墓側未嘗蹔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
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
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
兔馴擾鄉人以為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
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絶倫泣血廬
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是歲御史大夫崔隱甫廷奏
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自國初已來異
姓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

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仍編入史館制皆許之

崔衍左丞倫之子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為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于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名衍責詬命僕隷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

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行事李氏益譖李氏
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于衍衍
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後
歷蘇虢二州刺史虢居陝華二州之間而稅重數倍其
青苗錢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徵十之七
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斂乃絀衍以前
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且
當郵傳衝要屬歲不登頗甚流離舊額賦租特望蠲減

臣伏見比来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為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言而獲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聖覽帝以衍詞理切直乃特敕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還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懐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位者待賔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斂州郡耗竭韋臯劉贊裴

肅為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驟革其獘居宣
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饉遂以
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貞元二
十一年詔加工部尚書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東父緒皆不仕公著生
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
絕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
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

秩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毁之容人為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苹表其行詔賜粟帛旌其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薦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廷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尋授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轉駕部員外仍兼舊職穆宗即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情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

紫金魚袋未幾遷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寵青宮之舊也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欲大用以疾辭退因求外官遂授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二年授河南尹皆以清靜為理改尚書右丞轉兵部吏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上以浙西災寇詢求良帥命檢校户部尚書領之詔賜米七萬石以賑給浙民賴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請歸鄉里未至而終年六十四贈右僕射廢朝一日著禮志十卷公著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

憂色淵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
凶問至日中外痛惜之
羅讓字景宣祖懐操父珦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
名舉進士應詔對策髙等為咸陽尉丁父憂服除尚衣
麻茹菜不從四方之辟者十餘年李獻為淮南節度使
就其所居請為從事除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尚書郎給
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恵有以
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

為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惸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入為散騎常侍未幾除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贈禮部尚書子劭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讓再從弟詠詠子劭權字昭衡進士擢第劭京劭權知名於時並歷清貫

贊曰麒麟鳳凰飛走之類唯孝與悌亦為人瑞表門賜爵勸乃錫類彼禽者梟傷仁害義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